

# 中国现代文学史 参考資料

第一卷

内部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

# 中国现代文学史 参考資料

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文学教研室編

中国人民大学

1959年·北京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第一卷

---

1958年6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4次印刷

3068—4074(1000+79册)

415,000字

统一书号: 10011·2

定价(4): 1.55元

# 目 录

## —

###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对“五四”时期文学

运动的思想指导 ..... 1—14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 ..... 1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摘录） ..... 3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 7

秋 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 ..... 9

中 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 ..... 11

代 英：八股（摘录） ..... 13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 15—60

先驱的文艺思想 ..... 15—42

鲁 迅：摩罗诗力说 ..... 15

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 ..... 43—60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 43

陈独秀：答胡适之（摘录） ..... 46

钱玄同：寄陈独秀 ..... 46

胡 适：文学改良刍议 ..... 51

对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 ..... 61—97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 ..... 61

|                     |    |
|---------------------|----|
| 魯迅：隨感錄二則            | 66 |
| 魯迅：估“學衡”            | 68 |
| 魯迅：答 K S 君（摘錄）      | 70 |
| 魯迅：十四年的“讀經”         | 71 |
| 西諦：新與舊              | 74 |
| 成仿吾：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摘錄） | 76 |
| 附：林琴南：致蔡元培書         | 80 |
| 林琴南：“荊生”            | 82 |
| 胡先驕：中國文學改良論（上）      | 84 |
|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         | 88 |
| 章士釗：評新文學運動          | 91 |

## 對胡適、陳西滢等資產階級右翼的鬥爭 98 — 129

|                     |     |
|---------------------|-----|
|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         | 98  |
| 魯迅：“來了”             | 103 |
| 魯迅：青年必讀書            | 104 |
| 魯迅：古書與白話            | 105 |
| 魯迅：並非閑話（二）（摘錄）      | 106 |
| 魯迅：“死地”             | 107 |
| 魯迅：一點比喻             | 108 |
| 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 110 |
| 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         | 116 |
| 附：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 118 |
| 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摘錄）  | 122 |
| 胡適：愛國運動與求學          | 123 |
| 陳西滢：閑話二則（摘錄）        | 127 |

## 關於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和語絲社 130—166

|         |     |
|---------|-----|
| 文學研究會宣言 | 130 |
|---------|-----|

|               |     |
|---------------|-----|
| 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  | 131 |
|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     | 135 |
| 沈雁冰：什么是文学     | 139 |
| 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 | 145 |
|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    | 147 |
|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  | 153 |
|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  | 157 |
| 語絲發刊詞         | 159 |
| 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  | 160 |

## 二

### 关于“革命文学”的倡导、論爭与左翼作家联盟

|                  |         |
|------------------|---------|
| 的成立              | 167—248 |
| 魯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 167     |
|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        | 172     |
|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        | 180     |
|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 189     |
| 魯迅：文艺与革命（摘录）     | 194     |
| 茅盾：从牯嶺到东京        | 196     |
| 克兴：評茅盾君底“从牯嶺到东京” | 209     |
| 茅盾：讀“倪煥之”        | 220     |
| 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理論綱領  | 235     |
| 魯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見   | 236     |
| 魯迅：我們要批評家        | 240     |
| 魯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摘录）   | 242     |

|                            |         |
|----------------------------|---------|
| 魯 迅：中国無产階級革命文学和前驅的血·····   | 247     |
| 关于大众文藝問題的討論·····           | 249—282 |
| 魯 迅：文艺的大众化·····            | 249     |
|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問題·····           | 250     |
| 止 敬：問題中的大众文艺·····          | 256     |
| 瞿秋白：再論大众文艺答止敬·····         | 264     |
| 周 揚：关于文学大众化·····           | 280     |
| 对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及法西斯文学的斗争·····    | 283—430 |
| 对新月派的斗争·····               | 283—326 |
| 魯 迅：文学和出汗·····             | 283     |
| 魯 迅：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务·····         | 284     |
| 魯 迅：“硬譯”与“文学的階級性”（摘录）····· | 285     |
| 魯 迅：“丧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 291     |
| 彭 康：“新月的态度”的批評·····        | 292     |
| 馮乃超：評駁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 299     |
| 附：“新月”的态度·····             | 313     |
|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 318     |
| 对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 326—344 |
| 魯 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 326     |
| 瞿秋白：狗样的英雄·····             | 334     |
| 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 337     |
| 对胡秋原、苏汶的斗争和馮雪峰的修正主义思想····· | 344—450 |
| 魯 迅：論“第三种人”·····           | 344     |
| 魯 迅：又論“第三种人”·····          | 347     |
| 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        | 350     |
| 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 354     |

|                              |     |
|------------------------------|-----|
| 綺 影：自由人文学理論檢討·····           | 367 |
| 周 揚：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艺？·····      | 377 |
| 附一：胡秋原：艺术非至下·····            | 383 |
|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               | 387 |
| 苏 汝：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論辯（摘录）····· | 389 |
| 苏 汝：“第三种人”的出路·····           | 395 |
| 苏 汝：論文学上的干涉主义·····           | 409 |
| 附二：馮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傾向与理論·····  | 418 |

## “国防文学”的提出和胡風、馮雪峰的破坏活动

### 及其所引起的論爭·····431—489

|                          |     |
|--------------------------|-----|
| 周 揚：关于国防文学·····          | 431 |
| 周 揚：現阶段的文学·····          | 436 |
| 郭沫若：国防·污池·煉獄·····        | 442 |
| 郭沫若：蒐苗的檢閱（摘录）·····       | 446 |
| 茅 盾：需要一个中心点·····         | 453 |
| 茅 盾：关于引起糾紛的兩個口号·····     | 455 |
| 魯 迅：論現在我們的文学运动·····      | 458 |
| 魯 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統一战綫問題····· | 459 |
| 陈伯达：文学界兩個口号問題應該休战·····   | 468 |
| 附一：徐 行：我們現在需要什么文学·····   | 471 |
| 附二：胡 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 476 |
| 呂克玉：对于文学运动几个問題的意見·····   | 478 |

### 附录：有关的三个文件·····490—494

|                        |     |
|------------------------|-----|
| 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         | 490 |
| 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         | 492 |
| 文藝界同人爲團結御侮与言論自由宣言····· | 493 |

# 馬克思主义的傳播及其对“五四”时期 文学运动的思想指导

## 庶民的胜利

李大釗

我們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熱鬧的狠。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們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講一句話，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敗德国人庆祝，是为打敗世界的軍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結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結果，是“大……主义”失敗，民主主义战胜。我們記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們所听見的，有什么“大日耳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維主义”咧，“大……主义”咧。我們东方，也有“大亞細亞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詞出現。我們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詞出現。“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範圍以內，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詞出現。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誰不如我？于是兩大的中間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間有了冲突，所以境內境外战争迭起，連

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專制的隱語，就是仗着自己的強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現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們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結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敗。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結果，是資本主义失敗，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資本主义的發展。国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經濟組織，为自己国内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資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異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趨勢。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終。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資本主义就是这样失敗，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間資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資本家的資產，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繼承，就是靠着資本主义經濟組織的壟斷，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們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應該有几个覺悟。第一，須知一个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有了母亲誕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兒子的生命。这新紀元的創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須經過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須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現的紀錄。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發生，是世界風云發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国革命的先

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須知此次平和會議中，断不許持“大……主义”的陰謀政治家在那里發言，断不許有帶“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議和那种条件，断归無效。這場會議，恐怕必須有主張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須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該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盜的机会。凡是不作工吃干飯的人，都是强盜。强盜和强盜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盜，没有什么差異。我們中国人貪惰性成，不是强盜，便是乞丐，总是希圖自己不作工，搶人家的飯吃，討人家的飯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飯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們这样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說来，我們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應該在界世上当一个工人。諸位呀！快去作工呵！

（选自“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

## Bolshevism的胜利（摘录）

李 太 釗

“胜利了！胜利了！联軍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門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話在那顏色上音調里隱隱約約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軍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凱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毀“克林德碑”磚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賀欢欣的声音遙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說。我們这些和世界变局沒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強顏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將軍，也去閱兵，威風凜凜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論”主張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張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做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

功。像我們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湊一湊熱鬧，祝一祝勝利，喊一喊萬歲。這就是幾日來北京城內慶祝聯軍戰勝的光景。

但是我輩立在世界人類中一員的地位，仔細想想：這回勝利，究竟是誰的勝利？這回降服，究竟是那個降服？這回功業，究竟是誰的功業？我們慶祝，究竟是為誰慶祝？想到這些問題，不但我們不出兵的將軍，不要臉的政客，耀武夸功，沒有一點趣味；就是聯合國人論這次戰爭終結是聯合國的武力把德國武力打倒的，發狂祝賀，也是全沒意義。不但他們的慶祝夸耀，是全無意味；就是他們的政治運命，也怕不久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歸消亡！

原來這次戰局結終的真因，不是聯合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乃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不是德國的國民降服在聯合國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國的皇帝，軍閥，軍國主義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戰勝德國軍國主義的，不是聯合國，是德國覺醒的人心。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是Hohenyollern家（德國皇家）的失敗，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敗。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托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耍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Lenine）……郭冷苔（Collontay）的功業；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業；是馬克思（Marx）的功業。我們對於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為那一國那些國里一部分人慶祝應該為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為那一邊的武力把那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

Bolshevism就是俄國Bolsheviki所抱的主義。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尋他的語源，却是“多數”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黨中的女杰，曾遇見過一位英國新聞記者，問他

Bolsheviki是何意义?女杰答言:“問Bolsheviki是何意义,实在沒用;因为但看他們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釋,“Bolsheviki的意思只是指他們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在东欧是 Bolsheviki的話,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来,他們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們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們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經濟学家馬克思(Marx)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資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現在国家的界限內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內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發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經濟組織,使各部分互相联結。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們意見相同。但是資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們國內的中級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資本家一阶級的世界經濟發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組織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將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Czar的战争,是Kaiser的战争,是Kings的战争,是Emperors的战争,是資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們的战争。他們的战争,是阶級战争,是合全世界無产庶民对于世界資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們所反对;但是他們也不恐怕战争。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中央統治會議。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总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會議,什么事都归他們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权。他們將要联合世界的無产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倫敦泰晤士报曾載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訊,他把

Bolshevism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傾向。他說：“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帶些宗教的气質。我曾記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話，向我極口称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曉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那些極端的党派將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Bolshevism 于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他的傳染的性質和权威，潛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們党中的著作家演說家所說極不純正的話，足使俄国語言損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議的仪式的語言一般的效力。”这話可以証明 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豈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風靡。

哈利遜氏 (Hrederic Harrison) 也曾在隔周評論上說過：“猛烈，不可能，反社会的，像Bolshevism的样子，須知那也是狠坚狠广狠深的一感情的發狂。——这种感情的發狂，有狠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將來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說：“1789年的革命，喚起恐怖，喚起过激革命党的騷动；但見有鮮血在扫蕩世界的革命潮中發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的下边，潛藏着一个極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1789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蘭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顛都恍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將殃及于蘭巴地和威尼斯。法蘭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狠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們的斯堪的那維亞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中略……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終結以前的話，德奥社会的革命未發以前的話。到了今日，……威哈二氏的評論，也算有了驗證。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蘭、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風

謠。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間，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纪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1789年法蘭西的革命，不独是法蘭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选自“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

###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滿三十册；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会

\* 原題为：“本志罪案之答辩書”。——編者。

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說，怪物，离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慚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無限悲觀。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約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張，原有几分贊成；惟看見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認的廢物，便不必細說理由，措詞又未裝出紳士的腔調，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減了信用。像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應該感謝他們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張，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們所非难本志的，無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貞节，破坏旧倫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無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貞节，旧倫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賽兩先生之外，还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錢玄同先生廢汉文的主張。錢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錢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書籍、几乎每本每叶每行，都帶着反对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許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閉口一个古說，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对头；他憤極了才發出这种激切的議論，像錢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駝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却不肯發表意見和他辯駁，这又是什么道

理呢？难道你們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沒有廢去的日子嗎？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賽兩先生，開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从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罵，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們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廢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选自“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6日出版）

## 告研究文学的青年

秋 士

文学在現在，可謂已得一普遍的發展了。組織团体，發行刊物以研究文学的，平均每月必有兩三处。在文学运动本身方面看来，虽然仍感觉寂寞；但一与其他各种运动比較，实在熱鬧非常，可称極一时之盛了。

文学是什么，一般研究文学的，自然比旁人要懂得清楚些。并且，除了少数遨游于高山流水之間，或躺在沙發上，閉着眼睛謳歌愛和美的以外，以文学为助进社会問題解決的工具的，实在很多——这从他們的言論和作品上，可以看得出来。前者不必說了，对于后者——有意于解决社会問題的人，我很抱歉地說，实在他們只是“有意”吧了！他們除了在研究室里書叢中埋头工作以外，休息的时间，仍不免是訪胜，探幽，賞花，玩月！文学是表現人生的；像中国現在这种說不出的痛苦，难堪的人生，我們很少看見从文学中表現出来。我曾經在一个煤矿附近做过工，时常有机会到煤窿里面去。那几十里黑暗的隧道中，有六七千牛馬不如的苦工人在作每日十二时的工，作了三十多年了。我对一个朋友說，“这种苦况可惜沒有文学家在这里，把他描写出来。”那位朋友的答話是：“这还不是現在的事，現在还没有进煤窿的